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二十六回 分院宇點景鋪陳 派丫頭更名服役

王夫人吩咐小鈺道：「明兒早些，各人吃了點心就出去逛。園中只辦兩餐酒飯就夠了，不用處處吃喝，耽擱工夫。」小鈺答應了。

第二日請齊眾人，小鈺道：「昨兒從西園門出去的，今兒個從東門去罷。」先到了朝墩塢，這所房屋在山坳中間，是向東的。太陽一出，便照得雪亮，故取這個名色。次到跨廊，前門在平地，後門卻在山上。院中也是遍栽竹子，卻沒有正廳。

都是些迴廊曲曲，一概通是小小房間，環來環去，認不得出去的路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到底從那裡出去呢？」小鈺道：「我來引路罷。」走出後門來，上邊便是月廊，已在山半中間。寶釵道：「樓高得月先，卻是好景。可惜秋深了，夜間寒冷。若是八月裡，便在這裡玩月。」小鈺道：「已到了半山了，竟到茱萸閣登高罷。」就直到了閣上。坐下看時，正在山尖頂上。

檻外通種的茱萸。李紈道：「重陽也過了，登什麼高？去罷！」

就從山上下來，到了凹晶館。王夫人說：「這個名色也是舊有的。」略坐一會，瑞香催著，就到賞心亭來。三面有水，通種的荷花。瑞香就揀中了。彤霞又催到讀書樓去。小鈺說：「順路還有三個景致，瞧瞧去罷。」就到了紅藥坪，滿庭都是些芍藥花。又到了留香居，這個地方凡窗子門扇都用玻璃鑲嵌，若關緊了，房裡燒起香來，一時香氣不散，因此稱為留香。又到了紅豆莊，四面種的通是紅豆子。藹如笑道：「這個莊名不如改個相思館罷。」淡如道：「庭外都種的相思子，卻很有趣，我住了罷。」妙香笑道：「你住了，日日相思一會也好。」彤霞又催，才到讀書樓來。正好坐下吃飯，眾人在樓上對著山色喝了一回酒，婉淑道：「看山如讀書，這樓名卻取得很好。這園中究竟那幾面是山？那幾面是水？」小鈺道：「這府基向南，園也向南，這東南角上一座石山天生成的。那西南邊的卻是土山、壘著石頭，是人工造作的。水是從山腳下出的，曲曲引來，凡有名的景亭，都通著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北邊沒有山麼？」小鈺道：「北邊通是紅牆，只南西東三面有山，山在府北園南，略帶著東西兩角。」李紈道：「這麼說起來我們才剛是從山腰裡出來的了。」小鈺說：「可不是，兩邊築了牆，中間是門，故此瞧不見是山了。」湘雲說：「我聞得杭州西湖有十景，這園倒有三十八景，自然寬大得很。如今共逛過了幾處？還剩有幾處的勝景呢？」小鈺道：「景致隨處都是，只有名的去處已逛過了二十多處，我們慢慢的再游過去罷。」王夫人問：「微瑞軒在那裡？」小鈺道：「極北偏東，相近在稻香塢，芬陀庵這些地方。」婉淑說：「我們就瞧瞧他們去。」小鈺道：

「隨路逛去，自然要到微瑞軒、芝室的，今兒天氣很早，趕得及的，別忙。」說罷，來到梨雲榭。通種的是白梨花，中間也間雜些紅梨花。瞧了一會，又到忘機亭，亭後有漁磯，可以坐在磯上釣魚。彤霞就去放下絲竿，略一會，見水花動盪，往上一扯，竟是一個紅色的鯽魚，就交給丫環們提了。淡如也要去釣，香菱說：「今兒逛景致要緊，閒著再來釣罷。」就坐上轎又走。碧簫指著東邊叫道：「那裡一帶短短的圍牆，好不寬敞，房屋也多，諒來好逛，何不過去瞧瞧？」小鈺道：「這是觀德廳，演武的所在。」便進去瞧了一會。又到了鬥草庭，轉過西來是一拳草堂，堂前有一塊玲瓏紫石，高約二丈多，圍圍有七八尺寬。徑路盤互，石筍參差，竟像一座真山的模樣。眾人贊歎了一回，才上轎出來。

望見紅牆一帶中間兩扇大朱門。李紈認得，便說：「到了微瑞軒、芝室了，進去坐坐罷。」那守門的太監遠遠望見，慌忙進去通報。優曇、曼珠便到二門口迎接進去，用過香茶，就擺酒席，王夫人說：「才剛在讀書樓吃了酒飯，肚裡還未饑，別擺罷。」優曇道：「今早娘娘宮裡差太監送了一盤駝峰，一隻熊掌，正好煮熟，大家同領領恩賞罷。」李紈道：「這是天廚異味，太太倒要坐下嚐嚐的。」說罷，就坐下吃喝了一會。

上轎出來，先到白雲樓，樓卻極高。開窗可以看云。眾人靠著窗檻瞧了一回，下來又到稻香塢，對面臨著田野，晚稻正茂，因風搖擺，十分曠朗；兩旁阡陌上，桑樹成陰，一片野景，比他處不同。李紈道：「我當年住的地方，比這個去處光景彷彿，不過還窄狹些。」文鶯說：「我住了罷。倒覺得耳目一新，又不擠在怡紅一帶的熱鬧地方，又近著兩位姐姐。」小鈺說：

「很好。西去還近著芬陀庵呢。」李紈道：「快到庵去喝茶罷。」

小鈺笑道：「少喝些茶，喝多了，一會子姨媽又要抱怨我亂送人！」寶釵道：「你知趣些就不抱怨了。」說罷，果然到芬陀庵來。明心接進去，留吃茶果點心，說些經文因果。舜華只和傳燈說笑，親熱得很。這也是前世的緣，不知不覺兩相心愛。

出了庵才游到鶴鹿苑來，其中通養的仙鶴馴鹿，就有看苑的老媽來稟小鈺說「這三隻仙馬不肯入群，見著便咬，天天叫喚，吵鬧得很。如今另關在一個院子裡。」小鈺便叫喂仙馬的太監即刻牽來。三馬見了小鈺，都把前蹄跪下，口中呦呦的，若有所訴。小鈺說道：「你這三隻，原是深山野鹿，吃了仙藥，得了仙氣。現今大功已成，想是要回舊山去嗎？」三馬一齊點頭。小鈺就吩咐太監：「每只鹿的項下賞掛王府金牌一面，放他還歸西山罷。」三鹿站起身，又向碧簫、藹如各把前蹄跪了一膝。太監領命帶了出去。眾人道：「這畜生也知向主人作別，竟是通靈性的。」說笑了一會。李紈道：「這去處我倒合意，我搬來住罷。」湘雲道：「這有什麼味兒？真是禽獸為伍。」

寶釵道：「這怕什麼？木石鹿豕原是大舜的芳鄰呢！」王夫人道：

「園中只叫小姑娘們住，若是你們通要搬出來，這空落落的寬大後宮，難道寡叫我住嗎？」李紈應聲：「是，我也不過是說玩兒的話。」閒說了一會，眾人都要回去。小鈺把園圖一看，說：「還有兩處名景不曾逛得，如今就坐船去罷。」丫頭就去叫撐船老媽們放了船來，從這鶴鹿苑門前下船，轉彎抹角，撐將過去。小鈺指道：「這是狎鷗磯，昨兒逛過的。」便不上岸，一徑撐到凌波坨來，是個栽水仙花的去處，約有千餘本，花開如雪，香氣清幽，真有仙子凌波的態度。眾人賞玩一回，又放船到扶荔廳來逛逛，下了船，小鈺指道：「這叫做藤溪。」

兩岸通是紫荊藤。」漸漸過去，彤霞認得是讀書樓，便道：

「這是散新居了，這橋叫什麼？」小鈺道：「叫芷香橋，橋畔通種的是白芷草。」又過去，小鈺道：「這叫做芍溪，岸旁都是些白芍花兒。」妙香道：「我認得，這是蘅蕪院了。」又過一條橋，小鈺道：「這是藕香橋。南是怡紅院，北是讀書樓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景致都游過了，回去罷。」小鈺道：「我們坐船再到聽秋軒後廳，瞧瞧菊花，坐了轎回去。」撐船婆就忙忙放到聽秋軒後面來，遠遠便聞得香風陣陣。淑貞說：「昨兒聞不見菊花香，為什麼今兒個這樣香得很？」小鈺道：「昨兒還未到後院，只瞧瞧前院的梧桐，所以聞不著香氣。」說罷上岸，觀看各色各種共有數千株。舜華道：「前面聽秋聲，後邊看秋色，卻是個極好的勝景呢。」正在閒論，只見幾個管家婆來回小鈺道：「昨兒二爺發下新買來的丫頭共三百名，我們遵諭細細的挑選，相貌俊俏、性情又乖巧的，止有四十四名。今兒求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分派分派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每人用四名，近身服役，取個名兒。我就用『紅』字排行，叫做嬌紅、新紅、春紅、晚紅罷。」又派四名給李紈，李紈道：「太太取『紅』字，我使用『綠』字罷。就叫初綠、新綠、疏綠、濃綠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只得用『青』字了。遙青、澄青、長青、遠青。」

王夫人又派四名叫岫煙取名，岫煙道：「我們老姐妹只用幾個粗些的使喚，那些精巧的派給小姐妹們罷。」李紈等都說：

「很是。」小鈺道：「我先替舜妹妹挑四個，憑你自己取名。」

舜華道：「就用『藍』字罷。雲藍、銀藍、拖藍、蔚藍。」碧簫說：「我和藹妹妹各有宮女的，不必派了。」王夫人說：

「既這麼，派給彤霞罷。」彤霞道：「我換了腔，用個『雨』字罷。叫疏雨、紅雨、春雨、細雨。」文鶯道：「我跟著彤姑娘，就叫晴月、璧月、春月、眉月罷。」妙香道：「我取的是絳雪、晴雪、白雪、春雪。」瑞香道：「『風』字用來不好聽些。」小鈺笑道：「好聽嗎，急驚風、慢驚風、豬頭風、羊頭風，還有個產後驚風，只別叫爭風就是。」瑞香道：「太太在跟前，別

胡亂講，我用個花名就是了。青梅、綠梅、蜜梅、紅梅。」

小鈺道：「太太不先派給我，那好的都派完了，怎麼呢？」王夫人說：「你有若干宮娥，還派什麼？」小鈺道：「宮女們多半是北方人，口音不好聽。要幾個蘇揚人，語音軟媚的，有趣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也罷，由你自挑四個罷。」小鈺忽然呆了一呆，忙問道：「剛才到芬陀庵，為什麼瞧不見授鉢？」王夫人道：

「這小妖精不堪得很，虧得明心覺察著了。回了我，早已攆出去嫁人了，你還惦記他做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小鈺這不長進的，偏愛和這些下流東西鬼祟祟呢。」岫煙說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有什麼好處！」淡如見王夫人沒丫頭派給他，已是懊惱。

又聽了這些說話，似乎指東說西，把臉都氣青了。瑞香卻抿嘴向著他笑。小鈺恐怕氣壞了他，趕著岔開話道：「我這四個要用雙文叫了翩翩、裊裊、盈盈、馥馥罷。」李綺大笑道：「既用雙文，何不竟叫個香香呢？」這句話卻是無心的，誰知碧簫心虛，認是有意，漲得滿臉通紅。幸喜眾人通不知道，竟不覺得。

王夫人道：「還剩八個，這四個給淑貞取名使喚罷。」淑貞道：「小鈺說『風』字不好，我偏用個『風』字。光風、和風、祥風、香風。」寶琴道：「香字犯諱了。」淑貞忙說：

「改了仙風罷。」小鈺道：「再添一個，叫了道骨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替他改，叫了清風罷。」派完還剩四個，王夫人要給婉淑，婉淑道：「我留了一對，這兩個分給淡姑娘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通收了，我另派二名有年紀老誠些的給他。」寶釵點點頭，說：「太太主意極是，你竟用了罷。」話未說完，只見有個後堂傳話的家人媳婦走進園來，回太太道：「江南來了一位甄小姐，現差個老媽子在外要求見太太呢。」王夫人想不起來，婉淑就說：「這是我家堂房妹妹。春間我孀娘有信來，說他遇了妖魅，聞得鈺兄弟會召天兵神將，因此要叫他來府裡暫避的話。想必是他了。」王夫人就叫快喚那老媽進來。不多一回，這家人媳婦就帶了進園來，一一都磕了頭。站起來，婉淑認得是施媽媽，便問：「你和小姐幾月裡動身，那一日到京的？」老媽道：「五月二十就從南京起身，誰知這妖怪沿途作祟，渡江、渡河便起怪風，阻隔了多時，白白在船裡過了夏，熱得個可憐。大家已是商量要回去了，恰好中秋後，張天師進京陛見，才得隨了他的船，一路上來。昨晚才到京城，寓在飯店裡。今日差我來稟知太太、奶奶，要在府驚動幾個月，還要求王爺千歲怎樣設法驅除了這個惡妖怪，感恩不盡。我家太太本要自己送來面懇的，一則懼怕妖魔；二則因少爺氣成了病，少奶奶又怕牽累著他，避到娘家去了。故此只叫我等送來的。」